



414  
A 3319

缺白

天正十一年四月  
隈傳齋寄贈



昨春

王政御一新之

聖業被為開

御邦内之通貨

潤澤融通之為

御仁恤之  
御立意為紙幣御製

摺御布行被為在候處自然正金

紙幣之相場高低有之御矩定之旨  
銘次第之下落相成其之如東北兵馬  
即多端之折柄一時下情之被任置後通  
弊之相場時々高昇不相約人心之疑惑  
相生  
御仁惠御撫育之

天意曾微不仕眼前損分相拍後付  
益人氣氣動揺下相成先般最重御布告  
彼為在後以來今日迄先以相場一途之俾  
之者即坐俵得去未之正金紙幣之間多  
寡大小密之之相場相致之私區別相立  
居俵俵况遠境津々浦々之至り俵而去  
其土地之奇  
御主意透徹不仕

然其時去乍思

朝威之御輕重之相約繁殊外國通高  
之道榮盛之彼為行惟折柄

御國內地々々之抄あり後其差別相立  
惟而古者外夷之彼對

御國厚者之論

御政體之其差御

惟儀奉存惟間自然人心相約也

皇國一般御布行之御餘澤廣外國

迄之通用之道彼為立度奉存惟今般

諸藩縣高割之其正金紙幣御引替彼

仰出右者一時無御據而次第柄若奉

忠察惟得去金幣之差別源基之彼為

絕修道理之氣背相拍り廣く即布行  
之即良法之却而鎖少相成可申係此儀  
者定而深即目的之可被為在彼是管  
見申上後迄之無即坐修然之乘而  
即下問之相成居修履<sup>金</sup>之儀若實之  
刻之不可也之大患不容易即難件ト

奉存做 即國內者勿論外國

惡念莫太相渡り彼是苦情申之即引  
替之儀即應接濟相成欲其傳承  
仕修得共

皇國中<sup>レ</sup>之即所置不被為在修而去是  
手為正偽共貸幣之融通是支修列

萬民產業之失也活計不相互人  
心彌以惑亂沸騰物價者隨而騰貴  
仕既濃信之地者窮民聚黨官家  
之毀也或米金強奪等之凶說紛紛  
而坐視其他國々之而民心動搖之聞  
之有是道之兵馬之苦之倭人心自其極  
棄之萬一殘賊相攻煽動等致倭軍  
亂然之可立至之責之不容易即事件  
深奉痛心服必竟昨年兵革而多端  
之中厲鑄根基之即制度不被為行在  
處々相起々無智無慮之若生塗々之苦  
何共難忍次第素々之恐金通用實貴

無逢被是停候儀者即當然之而此以得  
其目前之利潤之走下情彼之惡金持  
貯彼其通用不相成候而去尾石之齋之目  
渡之產業活計不相立不彼之動搖之間  
虛于其候其為共私相場相讓取引  
等相立之謀量于宗卜一終其即制禁之  
相關傳說就候者往之可盡除有而生間  
數實之歎字鋪次第有任外之即望以得  
其見之儀伏職仕居候而去却而奉也之  
亦在之條件豫之獻言仕候何卒萬民  
抑撫育之為之即採用至急之即明斷  
彼為在候極奉懇願候

一廣鑄金印救助印引替之為更之紙幣印製摺相成一時被為引上條印所置彼為在度事

一印邦外印引替廣鑄金及圖子方兩印坐位得者金持位三分一之且述之金銀銅吹分夫之印用鑄相成者三分一

之方引短制相立商人融通之為印發渡相應之利潤相約之廣之商法印教 收為有條得者之流通之榮盛也

御仁恕之御德澤ヲ奉感戴元利登數年ヲ不徑紙幣元高積立條上亮



皆即燒拂相成俾得者惡金之患難  
全消滅及之可申尤利財之積俾不  
限不毛之土界御開拓等之漸生也  
彼為前土地物產利潤之積俾  
同新之事

一右三合一之金高七之半之元利積成切

之見込之者而坐俾得去改鑄之一分増

相成俾中者幸限之隨而相總俾事

右之各 萬民御救助之為御施行

相成俾中者惡弊ヲ一洗スル而己有目

前廣太之

御仁恤之德化之歸之是迄之紙幣

周通之緒去相成誠好機會上奉存假  
且迎上遠境而者正偽去不通之折極  
二微得者正直之金子子之與守而即引始  
可奉必然之儀上奉存假者至  
太之即事件之件遠之即英斷之程仗  
而奉能願假委細去筆紙之難相盡  
即尋問被為在假中者遂一可奉言  
上假具之方今最第一之即急務  
奉存何短少愚見之不憚忘諱  
奉獻言假誠忠誠惶頓首謹言

八月廿五日  
柳河  
北川喜一郎

